



册府元龟
卷之二百五十二
至五十四



13
849
85



4 3
849
85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十八

復邦 訓諫

禦備 交質禦備

行罰

復邦

古之諸侯選賢立嫡樹之成法所以寅奉宗廟長守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三十五

富貴者也乃有立嗣靡淑怠棄先業流離奔走不保其社稷者矣復有貽謀弗臧延及後嗣艱難勤苦克復其疆土者焉昔周室之興也列爵分土及其衰也以衆暴寡攻戰守禦日不暇給民棄不保時而有之至於因人以興或大其祚脩德以復或啓其宗或霸王以大義固存或國人以衆心見納繇是再奉齋酌以見宗祏不失舊物而處於民上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非德義孰能之哉

魯隱公五年春晉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

尹氏武氏助之翼侯

曲沃晉別封文侯弟成師之邑莊伯成師之子翼晉舊都尹氏

武氏周大夫也晉侯君翼故謂之翼侯

六年翼九宗五正須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五正五宮

之長九宗一姓爲九故須父之子嘉父晉大夫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鄂侯晉別

邑不得復入翼故別居鄂

十一年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壬午入許許公奔

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許叔許莊公之

弟桓公十六年許叔入于許

桓公三年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

逐之出居于魏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冬王師秦師

圍魏執芮伯以歸

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爲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十

年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十一年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

公使為卿為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曼鄧姓昭公名

忽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

雍氏姑姓宋大夫也

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

死突厲公名亦執厲公求賂焉祭仲於宋人盟以厲公歸

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巳亥厲公立十五年春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遂告

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九

月鄭伯突固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櫟鄭別都也檀伯鄭守櫟大夫

十七年鄭高渠彌殺昭公而立公子亶十八年齊人

殺子亶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

昭公弟子儀也

莊公十四年春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

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瑕殺

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惠公名朔

初衛宣公蒸於

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宣公取

之生壽及朔屬諸左公子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

宣公

宣姜所娶彼子妻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載其

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又殺之二公子公怨惠公左

公子洩右公子賤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莊公五年
 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六年夏六月
 衛侯入于衛放黔牟殺左右公子僖公十五年九月
 晉惠公與秦穆公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
 反首拔舍反首髮亂垂下也拔草舍止壞刑毀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
 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
 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曰妖夢突與申主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
語踐厭也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
 后土實聞君之言穆姬聞晉侯至以太子瑩弘與女
 簡璧登樓而履薪焉瑩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晉
 弘姊妹古之宮閉官皆居之

以杭絕之穆姬惠公之妹欲自罪故登臺使以免服
 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

衰經逆且告逸衰經遺喪之服今行人服此服迎秦伯耳告將以取辱自殺曰上天

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我戎若晉君

朝以入則婢子女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

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大夫請以入所以杭絕令不得通外內

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夫人

或自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且晉人感憂以重我謂

舍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

天地也食消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公

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繫晉大夫恐英子吾歸復相聚為惡

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

君祇以成惡祇適也且史佚有言無始禍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

無怙亂恃人亂為已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

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告之卻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

飴甥字千金晉侯聞秦甥也蓋姓瑕子金教之言曰

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且告之曰孤雖

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貳伐也圍公惠公太子懷公衆皆哭

君不還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

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

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太子圍諸侯

聞之喪君有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

懼庶有益乎衆說晉陰飴甥會衆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

呂生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陽縣東有王城今古武鄉秦伯曰晉國

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

殺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

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

無二是以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慶謂之

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

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

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

也言懷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

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

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

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

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皞

有濟之祀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

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夷若封須句是

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

其君焉禮也得恤寡小之禮

二十八年夏晉侯及楚戰于城濮衛侯鄭出奔楚初

文公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

伐衛取五鹿五鹿衛地城濮之戰楚師敗衛成公聞之懼

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訖元咺於

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

夷叔以入守夷叔武謚六月晉人復衛侯審武子與衛人

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

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諸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

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魯

公為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

歸于衛衛侯使賂周欵治廬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

卿二子鄭大夫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假母弟不書殺賊也公

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歆先入及門

遇疾而死治履辭卿見周歆死而懼

是年晉文公執曹伯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

史豎掌通內外史晉大夫使日以曹為解以滅曹為解故齊桓為會而

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

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

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會私詐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

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曹衛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

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復曹伯

成公九年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

鞮公孫繇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為將改立君

者而紆晉使紆緩也勿亟遣使晉必歸君十年四月

癸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

歸其以來成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

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子襄鐘鄭襄公之廟鐘

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瑩卒陽卷縣東有脩武亭

已鄭伯歸

十三年五月公會諸侯伐秦曹伯廬卒于師廬曹宣公也

曹人使公子賀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賀芻曹成

也公秋賀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共役之勞請俟他年

十五年三月公會諸侯盟于戚晉人執曹伯歸于京師師

十六年六月曹師歸自京師

為晉侯所放故書歸

襄公十四年二月衛侯

衛獻公也名衞

出奔齊初獻公戒孫

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

朝服待命而朝

日盱不召射鴻於

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

戚孫蒯入使

蒯文子之子

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

章

其詩云彼何人斯居何之麋無秦無勇職為亂階喻文子居河上而欲為亂大師掌樂大夫蒯

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

欲先公作亂

公使

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

丘宮近戚六地

孫子皆殺

之四月巳未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

出奔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衛人立公孫剽

剽穆公孫

也公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

悼子甯善

曰吾得罪於君

衛悔而無及也各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

其君君入則掩之

若能掩之

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

吾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

八月獻公入于夷儀使與甯喜言

求復國也

甯喜許之右

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

前出獻公今殺剽

天下誰畜之悼

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二十六年二月庚寅

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甯子出舍於郊欲國人召

甯子復攻孫氏克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甲午衛

侯入又云衛獻公奔齊殤公立封公孫林父於伯十

孫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在齊景公聞之

與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晉

昭公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簡公公多嬖寵欲去諸

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公

懼奔齊十二年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唐因其眾也

言因唐眾欲納之故得先入唐唐燕別邑也不言於燕未得國

二十年六月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奪之司

寇與鄆鄆豹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良故反

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喜貞丙辰衛侯

在平壽衛侯靈衛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子

惟於門外而伏甲焉用戈擊公孟殺之公聞亂乘驅

自闕門入公載寶以出如死鳥死鳥衛齊氏之宰渠

公子召北宮子北宮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

遂伐齊氏滅之子已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

上七月戊午朔盟國人

定公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

陳千栢舉楚師亂吳師大敗之五戰及郢已卯楚子

楚昭王名王居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庚寅吳入郢楚

子奔鄭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父曼成然今我殺其

子不亦可乎鄭公止之然恐其殺昭王乃與王出奔

隨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于秦秦

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

六月敗吳於魏楚地會吳王弟夫槩見吳王兵傷敗乃

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出楚歸擊夫槩夫槩

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九月昭王歸入郢

京公二年衛侯元卒乃立輒輒元之孫六月晉趙鞅

納衛太子伋衛太子伋也十五年冬孔文子之豎溲

良夫與太子入藥寧秦衛侯輒來奔十七年三月晉

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

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恐晉君謂志父

教使不來衛臣辭以難太子父使椽之椽新父故速得其處六月趙

鞅圍衛十月復伐衛入其郭將入城衛人出莊公而

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

入莊公也般師入辛巳石圃作難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

戎人遂殺之衛人復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

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十八年衛石圃

十

遂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

七年魯人伐邾遂入邾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獻于亳

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囚諸負瑕故有釋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府西北有瑕丘城

前者魯得邾之繹氏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韋自請

救于吳無君命故言也

八年吳伐我為邾故伐魯吳人行成未與魯成齊侯使如

吳請師將以伐魯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

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梏斃也使諸大夫奉

太子葦以為政十年邾隱公來奔遂奔齊二十二年

自齊奔越日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葦

奔齊

訓練

昔祿去周室王道寢衰故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眾者

得以暴寡彊者以凌弱其國大者或僭作五軍其土

狹者或竊置三卿其有以大閱於秋治兵於廟定霸

爭雄更勝迭負蓋有黷武佳兵之志無民民間罪之

舉徒使蟻虱生於甲冑肝腦橫於原野覽之信史良

有悲夫

魯桓公六年秋大閱齊為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城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莊公八年正月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成治兵於廟

禮也

僖公二十七年秋楚子將圍宋使令尹子文治兵於

郟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郟楚之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

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薦子玉為令尹故薦楚

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冬楚子及諸侯圍宋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於是乎蒐于彼廬晉韋以春蒐禮改政令敬

其始也彼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三軍今復大國之禮

二十八年冬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

擊將右行先幾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上三軍今復置三行以辟太子六軍之名

行無佐大夫將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前作三行今罷之更

為上下親軍河東間喜縣有清源

文公六年春晉蒐于夷三軍舍前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蒐晉地

宣公十四年夏晉侯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

馬

昭公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二車千乘

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琊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

蒐且見魯眾之多數也

十年秋七月伐莒取鄭鄭莒邑各也

十三年夏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日諸侯不可以不

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

乃並徵會會于良七月治兵于邾

南甲車四千乘

三十萬人

叔向日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

示衆八月辛未治兵

習戰

建而不旆

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旂也

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軍將戰則曳旆以恐之

十一年五月大蒐于北蒲

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

定公十三年夏大蒐于北蒲

夏蒐非時

樂備

春秋左氏傳曰預備不虞古之善政又曰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是知禦備之略有國者之所悉也矧周室

既衰諸侯立政彊凌弱衆暴寡交相侵伐無歲不有申嚴警備惟敵是禦於是乎興版築之役以峻其城壘行蒐田之令以簡其軍實斯所以謹其武守固其邦國者焉

魯隱公七年夏城中丘

中丘在邳浪臨沂縣東北

九年夏城郎

桓公五年城祝丘

齊鄭將襲紀紀人懼而來告故城祝丘

十六年冬城向書時也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郟

郟魯下邑

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

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二十九年十二月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地

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二十八年晉作三行

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

河東聞喜縣北清原

文公七年三月城郟

因伐邾師以城郟郟魯邑下縣南有郟城備邾難

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及鄆

郟魯所爭者城也以幕縣南有負

亭即鄆陽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渚書事時也

土功師有嘗節於是通以事謂為時

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十五年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

不畏霸王於是故敢伐魯

成城郭

郭郭也

十九年冬十一月城西郭懼齊也

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

大隧地名

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

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昭公元年六月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犢

櫟邾

黑肱王子圍之弟皙也犢縣屬南陽邾縣屬城櫟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邾地

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

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邾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

蔡縣東北有櫟亭

以報諸方之役

諸方役在七年秋

楚沈尹射奔命

於夏汭

夏汭漢水之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

歲尹宜咎

冊府元龜 卷之三十三 禦備

城鍾離

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

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

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

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彭生

楚大夫罷關韋龜城賴之師

十九年楚工尹赤遷陰於下陰

陰縣今屬南鄉郡

令尹子瑕

城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

其世而已

遷陰城邾皆欲以自完守

二十三年冬楚囊瓦爲令尹

囊瓦子囊之孫子嘗也伐陽年

城郢用楚

子囊遺言曰築城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

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

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

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

定公六年冬城中城

公爲晉懼故懼而城之

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

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三邑也

哀公三年五月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魯黨范氏故懼

晉城啓陽今垣邠開陽縣

四年城西郭

魯西郭備晉也

五年春城

北備晉田也

六年春城邾瑕

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

十一年夏公會吳子伐齊大敗齊師秋季孫命備守

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善有備

鄭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

趙獻侯十三年城平邑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三十三

肅侯十七年築長城

武靈王二年城鄣

惠文王八年城南行唐在嘗山

孝惠王十一年城元氏嘗山有元氏縣

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

悼襄王元年大備一作脩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城

二年城韓臯

魏文侯六年城少梁

武侯二年城安邑下垣垣縣有王尾山也

八年復城少梁

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

十七年擊宋中山伐秦至鄭還築雒陽一云擊中山置合陽又世

家云攻秦至鄭而還築合陽雒陽

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

惠王五年城武都

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陵塞固陽

秦厲公十六年壅阿旁補龐戲城絕作阿旁

二十六年城南鄭

靈公元年城塹河瀨

十年補龐城籍姑

簡公七年塹維城重泉

獻公二年城櫟陽

孝公十九年城武城

惠王五年城武都

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

武王四年拔韓宜陽涉河城武遂

楚懷王十年城廣陵

交質

戰國之時諸侯並爭干戈日尋變詐鋒起旣失盟誓之信乃有交質之約或因危以結好或匿詐以圖利

締結未已禍敗隨焉雖其至親無所顧惜禮所謂大

信不約傳有云信不繇中苟非其時何救於患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號鄭伯怨王王曰

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公子勿為質於

周 王子狐 平王子

魯文公十七年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婿也為質

焉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為質於晉

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三月克之許之平潘廙入盟

子良出質

潘廙楚大夫 子良鄭伯弟

成公二年九月楚侵魯及陽橋

陽橋魯地

孟孫請往賂之

公衡為質

公衡成
公子

十七年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儒為質於楚

侯儒鄭大夫

襄公元年正月諸侯之師圍宋彭城齊人不會彭城

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

先齊靈公太子

定公三年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

焉而請伐楚初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

佩佩玉也

以如楚

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

其一子嘗欲之弗與三年止之蔡人固請獻佩于子

嘗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以齊漢而南者有

若大川

四年晉人使蔡滅沈楚為沈故圍蔡蔡昭侯以其子

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與吳子伐楚

越王勾踐自會稽反國使范蠡為大夫祐稽行成為

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

韓宣惠王十九年秦伐韓韓太子倉質於秦以和

楚懷王二十六年齊韓魏三國兵伐楚楚使太子入

質於秦而請救秦遣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闞楚太子殺之而

亡歸

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殺將軍景

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

楚頃襄王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

楚使左徒待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

歸

齊湣王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

涇陽君于燕陳翠合齊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

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

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

后上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

見太后曰何懼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

宜釋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

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

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

齋璽百里以爲人之終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群

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

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

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

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

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

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

州府志 交質
卷之三十一
爲行具

晉惠公八年使太子圉質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趙孝成王元年秦伐趙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

秦憲攻之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

出太后不肯伏臣彊諫太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

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

盛氣而胥之入

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

徐趨而坐自謝曰老

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恐太后體之

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

食得毋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彊

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

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

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

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

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

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

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

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

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

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無使及豈計長久爲

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念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摧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去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納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魏安釐王三十年信陵君無忌率五國兵敗秦軍河外時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傷今王囚增以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秦昭襄王爲質於燕武王死燕人送歸得立

四十年悼太子質于魏者死歸葬芷陽
四十二年立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太子有子二十餘人中男子楚爲質於趙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

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

一云秦質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郾城

始皇四年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

趙世家云秦召春平

君因而晉之世鈞為之請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上甚愛之而郎中姑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人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

十五年燕太子丹入質於秦丹亡歸

行罰

夫作刑之意法天之震曜明罰之義本易之噬嗑蓋所以齊衆而禁暴輔世而助治者焉春秋列國力政專命至於結姦討貳開邪懲敗亦必昭其罪戾寘于

典刑繇是定霸之舉衆心以服于紀之戮一成不變斯所以臨長臣庶申明憲度寧四封之守宰糾諸國之邪慝至於保世以滋大靖國而永命者曷嘗不繇是哉

魯莊公六年夏衛侯入

臣欽若等曰衛惠公即位四年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

子黔牟惠公奔齊八年而後復入

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于秦殺

左公子洩右公子職

甯跪衛大夫宥之以遠日放

乃即位

十六年夏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

臣欽若等曰鄭厲公即位四年

祭仲專政公令雍糾殺之雍姬祭仲之女告其父遂殺之糾公出居樂七歲復入

九月殺公

子闕則彊鉏

二子祭仲黨刑足日刑

公父定叔出奔衛

其叔段之孫定

也謚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其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

入日良月也就盈數焉數滿於十君子謂彊鉏不能衛其

足言其不能早避害

十八年夏楚子殺其大夫閻敖初楚武王遷權于那

處使閻敖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及國處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

文王卽位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巴人叛楚而伐

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

閻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出楚子殺之

公四年夏齊人報陳轅濤塗初齊侯以諸侯之師

伐楚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

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其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

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鄭首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

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

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

其資糧靡履其可也靡草也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

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爲誤軍道

十五年夏秦伯伐晉晉侯三敗慶鄭諫弗聽及戰于

韓原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

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及晉侯歸臣欽若等日晉惠公卽位六年

爲秦所虜復之殺慶鄭而後入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

族報施也

報煇壁之施臣欽若等曰晉文公亡過曹僖員霸餽殮寘壁焉

魏犇顛頡

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二子各有從亡之勞

魏犇傷於胷中公欲殺之而愛其材

材

使問且視

之痛將殺之魏犇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

言不以病故自安寧

距躍三百曲躍三百

距躍越也曲躍跳踊也百猶勵也

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夏與楚戰于濮城晉中軍

風于澤

牛馬困風而走皆失之

亡大旆之左旃

大旆旗名擊旆日旆通帛日旆

祁瞞奸命

掌軍旅事而不修為奸軍令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

茅茂伐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權殺舟之僑

士會隋武子士焉之孫

秋七月振旅愷以入于晉殺舟之僑以

徇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

民服

三罪顛頡祁瞞之僑

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

之謂也

是年夏楚令尹子玉與晉戰敗于城濮楚王使謂之

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

其父老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

為戮

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答玉使欲令子玉往就君戮

及連穀而死

殺王無赦命故自殺

是年冬衛侯與元咺訟

爭殺叔武事

甯武子為轉鍼莊子

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愈忠而免之

文公九年正月己酉晉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使賊殺先克乙丑靈公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

靈公殺其鄭父士穀蒯得初文公六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

穀梁益耳將中君先克日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用於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

作亂

十八年冬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

亂文公殺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

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

館載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偶也遂出武穆之族穆族

黨於武氏故宣公元年夏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

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卒奔齊卒甲之屬大夫

十三年冬晉人殺其大夫先穀初十二年晉師救鄭

荀林父為中軍先穀佐之及河聞鄭及楚平桓子欲

還先穀曰小可以中軍佐濟故敗是年赤狄伐晉及

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

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

其先穀之謂乎

成公六年秋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

圍龜文華公子

元享之請鼓噪而出鼓噪以復入

出入輒擊鼓

曰習攻華

氏宋公殺之

宣公十五年宋楚平後元使圍龜伐已為質故怨而欲攻之

十八年春正月晉周子立

悼公

朝于武宮

武宮曲沃始命啓

逐不臣者七人

夷羊五之屬臣欽若等曰皆厲公嬖臣也

是月齊為慶氏之難

前年國佐殺慶克

故甲申晦齊侯使士

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

師逃于

夫人之宮

伏兵內宮恐不勝

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

殺以穀叛故也

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明言其三罪使

清入殺國勝

國勝佐子前年待命於清者

國弱奔魯

弱勝之弟

王湫奔

萊

湫國佐黨

襄公三年冬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

偪于重子辛

偪奪其權勢

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

公子申

言所以致國討之失

六年春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

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

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楛平

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

遂逐之華弱奔魯司城子空曰同罪異罰非刑也

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十九年秋鄭子孔子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

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於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

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子產子

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

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初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

克而死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壓娶范宣子之

女曰栾和生盈歷卒初歸其老州賓通盈患

之而懼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盈好施士歸之宣子

執政畏其多士使城著將逐之箕遺黃淵等知之而

作亂宣子殺遺淵嘉父及公遂逐群賊群賊栾盈之

司空靜羊舌肸十人加川綽刑蒯之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兵亂不

屬逐之出奔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兵亂不

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孫桓民志無厭禍

敗無已厭極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速陽畢

對曰本根猶樹本根亂本謂藥枝葉蓋長本根益茂

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所操去其枝葉絕其

本根可以少間間息也謂滅藥公日子實圖之陽畢

曰圖在明訓訓教明訓在威權言既有明教當有威

權在君言不在臣君論賢人之後有嘗位於國者而立之

論擇也嘗位謂世有亦論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

功列於國而中微者而去之逞是遂威而遠權遂申遠也權民畏其威而

懷其德莫能勿從言皆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皆可

而教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欲惡情欲好若

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久矣誣罔

惡取善曰誣謂藥雖殺厲公然民被其德不以藥書為惡傳曰武子之德在民若周人之思邵公也藥書

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覆敗也宗大也謂殺厲立悼以取重於國厚其家

也若滅藥氏則民威矣威畏也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

右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瑕嘉原原輔韓韓萬謂畢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嘗位於

國者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

亂者誰與君曰藥書立吾先君先君悼公藥盈不獲罪如

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為其母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

以暱于權暱近也言當遠權為久長計也行權者不可以隱於私私以

無以正國也恩隱蔽其罪暱于權則民不導不可導訓也行權隱於私

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與

君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身復反也勤勞也及勞於國

而勞君身也君其圖之若愛藥盈則明遂群賊而以國倫

數而遣之群賊盈之厚戒箴國以待之箴猶勅待倫也彼若

求逞志而國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猶少滅之恐少彼

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

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公許諾盡逐群賊而使祁

午及陽畢適曲沃逐藥盈祁午中軍尉藥盈出奔楚

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之有功於先君而孫子

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之爵位而立之也居三年後三年也

藥盈晝入為賊于絳藥盈在楚一年而奔魯讓二十三年齊莊公使祁歸父以蕃載

丹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五十二 二十八

為士納之曲沃夏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也

公之宮襄公完固故就之傳藥盈不克出奔曲沃傳

晉人圍遂刺藥盈滅藥氏刺殺也傳曰晉人尅藥盈於曲沃盡殺藥氏之族黨

也 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

一十六年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

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魯高魚高魚城在廩丘

縣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介于其庫入高魚庫以而介其甲

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

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其

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

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

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

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

必周諸喪邑謁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勾以授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

封烏餘以地來烏餘以其眾出出受使諸侯偽效烏

餘之封者效效也使齊魯宋為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

其徒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

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昭公十四年八月楚令尹子旗鬬成然有德於王不知

度

有佐立之德

與養氏比而求無厭

養氏子旗之黨

王患

之九年甲午楚子殺闞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闞辛

居鄭以無忘舊勳

辛子旗之子鄭公辛

定公十年夏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繇涉陀成何

刺澤之盟

盛何曰衛吾濫原也尋得視諸侯涉陀梭衛侯手故

於是執涉陀以求成於衛

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陀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

棄禮不必均

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涉沱亦遄矣哉

詩鄘風遄速也

哀公二十二年十一月越王勾踐既滅吳而誅太宰

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受重賂與已比周也

終

刑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十九

識闇

奢侈

信讒

識闇

夫分土于社以啓疆宇受爵于朝以治人民皆親親賢賢褒德報功之舉也及乎象賢以主祀繼世而為邦於是無克肖之姿罔慎脩之志或情於知臣所任

而非允或昧於察已所作而靡成或用武無謀以自受其弊或出令不慎以終致其凶至於禍難將成尚忽忠臣之諫回邪已熾方思古人之功大以覆宗小以失位軍旅亡於外宗祜廢其祀蓋智有所不至謀有所不臧雖天命之難知故人事之可鑒者也

鄭文公大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音境陳其師旅翩翩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清人之詩

齊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甫田之詩刺襄公也

陳僖公愿而無志

故作衡門之詩以誘掖其君也

宋襄公伐鄭楚伐宋以救之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公子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軍治于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魚曰子魚目夷字兵以勝爲功何嘗言與一云尚何言與必如公卽奴事之耳又何戰爲

晉厲公令胥童以兵八百攻殺三郟胥童因以劫藥書中行偃於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

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藥書等以誅邾氏罪大夫復位厲公游匠驪氏藥書中行偃以其黨襲厲公而殺胥童迎公子周而立之

陳厲公佗取蔡女數如蔡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

齊景公與衛伐晉將涇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乃伐河內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

軒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與之宴而駕乘庸廣載

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此君之壯也寡人請攝以已書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

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出

田乞為齊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於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繇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晏子數諫景公景公不聽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子玉也闕止子我也事在

六年及卽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恒心不安故

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公弗聽後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又云

簡公以田嘗監止一作闕俱為左右監止幸於簡公日嘗心害之大夫朝樂鞅諫曰田監不可竝也公弗聽監止舍公宮田嘗兄弟四人公每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擅臺將欲擊田嘗太史子餘曰

田嘗非敢為利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嘗擊子我殺之簡公奔莒

衛靈公時公叔氏以蒲畔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

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

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

其男子有死之志

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

婦人有

有保西河之志

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

吾所伐者過四五人

本與公叔同畔者

靈公曰善然不伐蒲

魯昭公伐季氏季平子登臺謝曰君以讒不察臣罪

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鄆弗許請以五乘亡弗

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眾將

合謀弗聽郈昭伯曰必殺之季氏與叔孫氏孟氏共

伐公公奔齊

吳王夫差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

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

以不聽子故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

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

與之市勾踐諾乃令大夫曰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

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

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

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

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
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
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頰首言曰願大王赦
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有倖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
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
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
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
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韓宣惠王十六年秦伐韓急韓相公仲謂韓王曰與
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

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
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
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軫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
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
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王遂肆志於秦不穀
將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
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
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
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
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

秦矣今不行見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
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
韓大戰楚救不至大次我岸賴陰有岸亭

燕王噲以子之為相貴重主斷蘇秦之在燕與子之
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蘇秦死蘇代為齊使於燕燕
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
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
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毛壽
毛又曰耳陵 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毛
縣本名厓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繇許繇不受有讓天下之名

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
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
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人為不足
任天下傳之於益已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
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言屬國於子
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
是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効子之子之南
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
三年國大亂
齊王建以后勝為相后勝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

又多予金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亡秦兵卒入
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
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

楚懷王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大
夫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
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人武關秦伏兵
絕其後因留懷王三十年入秦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奢僭

列國之君數世而下庶祖宗之勳烈承霸王之基局
奢侈萌生驕僭自至瀆宗廟之義廣宮室之制暨乎
濫施名器弗顧典彝增飾冠服務夸奇曲蟬蟒之刺
於是興焉

曹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故詩人賦蟬蟒
以刺之

魯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持羽而舞天子八佾

諸侯六大夫四魯僭諸公也桓公惠公之子也禮緇布冠績綌諸

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紫綌自
魯桓公始也蓋僭王者之服也綌當用績

楚子熊通立三十五年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王楚室不聽還報楚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畢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魯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

楹 楹

禮天子諸侯黝

黝 至黑色

大夫蒼士黝丹楹非禮也

二十四年春刻桓公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

以細石礱之

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

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

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非禮謂娶讐女非正斲刻桷上楹也本非

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

齊桓公設庭燎之百禮曰庭燎之百繇桓公始也

借天

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晉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

宋文公卒始厚葬周屨炭益車馬始用殉

燒鈴爲炭以瘞壙多

理車馬用人從葬也

重器殉

重猶多也

椁有四阿棺有翰檜

四阿四注椁石

翰旁飾檜上飾皆上禮

晉景公十二年始作六軍

初作六軍借王也

楚靈王會諸侯于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弗聽後使蕩侯等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

在譙國城父縣

南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

秦所遺羽衣

翠被

以翠羽飾

被豹舄

以豹皮為履

魯昭公將殺季氏

傳言殺者從昭公之辭

告子家駒曰季氏為

無道僭於公室久矣

諸侯稱公室

吾欲戮之何如

詔公素畏季氏

意者以為如人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

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

失禮成俗不自知也

子家駒曰

設兩觀

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乘大輅

禮天子大輅諸侯輅

車大夫大車上士飾車

朱干

干楯也朱飾楯

玉戚

戚斧也以玉飾斧

以舞大

夏

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修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

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已俱文也文者舞文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有

制也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

齊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

鳥獸公衣黼黻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帶凍

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

吳王夫差出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

民以敗我於栢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

曰二三十恤不相睦無患吳矣今聞夫差次有臺榭

陂池焉

積土為高曰臺木曰榭過再宿曰次

宿有如嬖嬪御焉

如嬖嬪貴者嬖御

皆賤者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矜異是聚觀
內官 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自先敗也已安能
敗我

信讒

夫讒言敗善君子之所憂偏聽生姦先民之攸戒也
夫浸潤之譖萋菲之謗其言孔甘內深次骨非夫特
蘊明識洞察情偽周將詒禍於賢哲兆亂於家邦者
焉矧乃分五等之爵臨千乘之國有人民以為政有
家陪而就列乃復昵比儉佞寘於左右啓納邪蠱申
之誅罰俾含忠守道之士怒然隱憂菟慝險中之大

得肆其志斯小雅風人之所傷也

陳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作防有鵠巢憂讒賊也

鄭厲公時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

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強也 憚難也 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

蹙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繇來矣

姑少待我欲以申 侯說 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於是鄭

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五年濤塗 怨鄭申侯

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田美城之大名也子 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途譖

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乎 以叛也申侯繇是得罪

晉獻公立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及將立奚齊既與中

夫大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言

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置諸宮

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壺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

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告曰賊繇太子

太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

君必辨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

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

樂不樂為自台也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

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

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詩之唐風蓋刺獻公好聽

讒焉

楚成王時晉陽處父侵蔡令尹子上救之夾泝而軍

子上欲涉大伯伯曰晉人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

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

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難也罪

莫大焉王殺子上

衛成公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諸侯或訴

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元角

子咺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

晉厲公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晉大夫三郤厲

郤錡郤犇郤至

公多外嬖姬歸欲盡群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
日胥童者嘗與卻至有怨及藥書又怨卻至不用其
計而遂敗楚藥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卻乃使人間

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
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藥書藥

書曰其有殆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周京微考之果使

卻至於周藥書又使公子周見卻至卻至不知見賣
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卻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

姬飲卻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卻至射殺宦者公怒
日季氏欺予公反以為卻至奪豕也將誅三卻未發也卻錡欲

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

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死耳公令胥童以兵

八百人襲攻殺三卻

魯昭公十三年會諸侯于平丘莒人愬于晉曰魯朝

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誅魯同好又不朝兩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

多我之不共魯故之矣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

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

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莒

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齊

靈公時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

閱慶克慶封父蒙衣以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閱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

鮑牽鮑叔牙魯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皆於家夫人

所以而告夫人巨國子謫我謹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

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坐閉門而索客

子知之靈公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

宋平公其公子也初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

棄諸堤下其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

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

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太子

產美而狼貌美而心狠戾合左師惡而畏之合左師向戌寺人惠

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楚客聘於晉過

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

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

遠好之不敢返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其外

莫其其內伊戾為太子內師不行恐內待廢闕臣請往也追之至則軟

血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反徵驗而騁告公騁馳也曰太

子將為亂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

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問諸大夫與左

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乃自縊而死

景公時皇瑗之子麋瑗宋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鄒

般邑以與之鄒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在

下邑不與黜之亂故在子儀克適宋告大夫曰麋將納桓氏公

問諸子仲子仲皇也初子仲將以杞妘之非我為子為適子杞

奴子仲之妻麋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

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麋不可知公執麋

皇瑗奔晉

楚靈王時成虎為大夫或譖成虎於楚子楚子謂虎

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王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令

楚子信譖而訖討若敖之餘

齊景公時田穰苴為將軍扞燕晉之師晉師罷去燕

帥度水而解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

景公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於齊已而

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

發疾而死時景公任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

曰臣聞明君望見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

賞又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嘗乎對曰讒夫佞人

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比國之嘗患也

公曰讒佞人則亦成不善矣雖然則奚曾與國嘗患

乎晏子曰君以為耳目而好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

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

楚平王七年殺其大夫伍奢伍尚太子建奔宋初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又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不能與之爭若大城成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夏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

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

一過納建妻

何信於讒王執伍

奢

忿奢切言

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之

知太子寃

故是令去

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

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

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

佞才也

不能

苟貳奉初以還

奉初命以周旋

不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

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

來是再奸也

奸犯也

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善其

言舍使還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

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以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

免其父棠君尚謂其弟負

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負尚弟子胥

曰

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

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

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

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

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

殺之

衛靈公時孔子居衛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

公孫余假一出一入

臣欽若等按史記音義曰以兵仗入脅孔子

孔子恐

獲罪焉居十月去衛

齊悼公時或譖胡姬於齊侯

胡姬景公妾

曰安孺子之黨

也齊侯殺胡姬

安孺子景公太子蔡也

吳王夫差時太宰伯嚭數與伍子胥爭越議因讒子

胥曰伍負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

前欲伐齊負彊諫曰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

伍負負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

子胥於齊聞負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負果欺

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

我令而父霸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

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

使者曰必取吾眼置東吳門以觀越兵入也

衛出公逐其臣太叔遺初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求

酒於太叔僖子僖子大不得與小人比而告公曰君

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乃逐太叔遺遺

奔晉

魯元公時吳起為將攻齊大破之人或惡吳起曰起

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

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

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

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

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君殺妻以求將夫魯

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

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魯魯君疑之謝吳起

魏武侯時吳起為西河守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

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

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為武侯言曰夫吳

起賢人也而侯之小國又與疆秦壤界臣竊恐起之

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

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之以此卜之

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

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魯平公將出發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平益也

幸小人也公曰將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也臧倉曰何

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繇賢

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一夫也

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君子賢者當行禮公曰

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母見者也諾

楚懷王時屈原為左徒博文彊志明於治亂嫻音於

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

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

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

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

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吾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原

燕惠王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是時樂毅為上將

軍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上而諸侯

兵罷歸而燕軍樂毅追至于臨淄下齊七十餘城皆

為郡縣以屬燕惟獨莒即墨未服會惠王即位齊之

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

魏安釐王時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

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位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竟病酒而卒趙王遷時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忽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之破之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

滅趙

魏王時

史不書 王謚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恭謂魏王曰

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大王察之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恭果不見魏君矣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二十

失政

失禮

失政

宗周之季王道版蕩列國之際亂政亟行或作法於貪而不勝其弊或布賞無藝而不撫其民苟從匪彝罔迪率典繇是蒸黎疲墮田野汙萊禮義不脩讒慝

並進上下黷亂君臣詛盟寵賂是彰女謁度敗及其
微弱不能自存以至陵遲莫保其宗社者也

鄭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

叔段好勇而無禮公不國人賦將仲子以刺之叔多

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又賦大叔于田以刺之其

後齊侯伐許頰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莊公使

卒出穀行出犬鷄以詛射頰考叔者百人為卒二十

卒之行列疾射頰考叔者君子為莊公失政刑矣政

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

不謹又不能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魯桓公六年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闕兵車馬也

脩教明諭國道也脩先王之教以明平而脩戎事非

正也禮因四時出獵以習用戎事存不至亡安其曰

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齊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

勞所以求者若非其道大夫作甫田詩以刺之

魯莊公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

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廡當以秋分因

鄭文公時大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

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散還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國人賦清人之詩以刺之

楚成王時鄭伯始朝于楚

中國無霸故

楚子賜之金既而

悔而與之盟曰無以鑄兵

楚金利故

故以鑄三鐘

古者以銅為兵

言楚無霸者遠畧

魯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民啓塞從時宋襄公十四年疾死泓戰公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也何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

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

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備戰而惡詐戰襄公

所以敗于泓者言備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公年以為不書葬為襄公諱背曠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意鄭君什之曰教民習戰不明是以不教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為策倍則正敵則少則守今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王之功是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

魯文公二十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連午之月

猶未為災 曆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

僖公憂民歷一時輕書不雨今文公

歷四時乃書是不勤雨也 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無恤民志 又二十一

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公四不視朔天子告朔于諸侯受

乎禰廟神也

每日天子以朔政告于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視朔至王

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

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

為厭政以甚矣

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也

陳靈公時定公使單襄公聘于宋

王卿士單朝也遂假道於

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不可行

火心星覲見也路為弗朝見謂

之三月月星

候不在疆

候人掌適賓司空不視塗

路澤不澱

澱郭也古不實澤故郭之

川不梁

有庾積

庚露穀也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金

塲功未畢道無列樹

列樹以表

道且為城墾田若執

發田日墾蕪猶言其稀少若藝物也

膳宰不致

餼

牛曰餼司里不授不館

司里里也掌授客館國無寄寓

寓亦寄也無寄

寓者不為廬舍以寄羈旅客也

縣無施舍

四句為縣方十六里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留任之

處民將築臺于夏氏

夏徵之家也

及陳陳靈公孔寧儀行

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

南冠楚冠也賓單襄公

單子歸告

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夫辰角見而

雨畢

辰角大辰若龍之角角星明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

天根見而水涸

天根元氏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涸盡竭也

月令仲冬水始涸木見而草木節解

木爪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秋

節皆理解也

駟見而隕霜

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謂見戌之中霜始降

見而清風戒

謂霜降之後清風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

故先王之教曰雨

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

備藏也隕霜

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故夏

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其時儆日收

而場功壻而畚揭時儆時所以敬告其民也收而場

籬也揭舉土之器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詩云定火

之初見期於司期會也致其築作也此先王之所以

不用財賄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醜矣而

道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鄆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

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

里有廬廬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置有寓望置表界

有飲食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則必圃有

望寓之舍候野無與草與深不奪其民時不蔑民功言

林池所以禦災也災穢其餘無非瘠土民無懸耜言

用也入土日野無與草與深不奪其民時不蔑民功言

有姬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國城邑班次也縣有

序民從所有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

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

有之秩官周嘗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

之理吏逆迎執瑞節為信往候人為導導賓至於朝

卿出郊勞聘禮曰賓至於近郊使門尹除門宗祝執

也實將有事於廟則宗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具徒役

委積司空視塗視險司寇詰奸虞人入材祭祀賓客

冊府元龜列國若部卷之二百五十五

失收

甸人積薪甸人掌薪火師兼監燎水師監濯監條濯之事者

膳宰致養熟食廩人獻餼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圉人養馬故致芻圍

人藏屬工人展車展者客車稱傷敗也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

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

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正官上卿監之若王巡

狩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王之親族也

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

先王之令書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

無從非彝造為無卽怕淫怕慢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嘗今陳侯不念嗣續之嘗棄其位儷妃嬪而帥其卿

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嬪姓矣乎卿佐孔儀也謂徵舒之交禦叔卽陳公子

夏之子靈公之從祀父嬀姓也陳我大姬之後大姬周武

而靈公淫其妻是為嬀嬪其姓王女虞胡公之略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嘗

妃陳之祖姬也服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令無從非彝昔先王之教茂師

其德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

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問大國而無此四者其能

久乎四者謂教六年單子入楚定王六年魯八年陳

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楚子莊

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

百匹夙沙衛齊寺人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

索簡擇時者

冊符元龜列國君部

卷之三十五 六

之為靈也 謚法亂而不整曰靈言謚應其行

楚康王時為舟師以伐吳 舟師水軍 不為軍政 不設賞罰之差 無

功而還

魯襄公十一年王正月作三軍作為也古者天子六

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一千五百人為軍五六軍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按有五千人

又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

費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一魯為次國於此為明

晉平公十一年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 士弱晉之

獄大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歸 君子

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言晉之衰 十四年晉人使知悼子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孟孝伯會之鄭子

太叔與伯石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 文子衛大夫 與之語

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

恤周宗之闕而夏隸是屏 周宗諸姬也夏隸杞也隸餘也屏城也 其棄

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

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云 言王者和協近

親則婚姻甚歸附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是年平公又使女叔

侯來治杞田 使魯歸前侵杞田 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

也取貨 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 先君若有知也

不尚取之

不尚叔侯之取貨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

楊韓魏皆姬姓也

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陽屬平陽郡

晉是以大若

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

行夷禮

魯周公之後也

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杞何有焉

何有魯歸之

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

不絕書

書魯之朝聘

府無虛月

無月不受魯聘

如是可矣何必瘠

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言先君母寧寧也夫人之所為先用責我

十五年平公築銅鞮之宮數里

銅鞮晉之宮

而諸侯舍於

隸人二十四年成虎祁

在昭八年

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

心

賤其奢也

為取鄭故

魯取鄭在昭十年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何

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如晉德薄欲以成服人

及並徵會于吳

秋晉侯會吳子于良

下邳有良城縣

道不可吳子辭乃還

辭不

會

鄭簡公三十三年及其大夫盟

駟良爭故

君子是以知鄭

難之不已也

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召臣謂盟故亂未已

陳襄公二十六年鄭子產如陳泄盟歸復命告大夫

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

不可與結好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

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畀大夫敖

政多門政不出以介於大國楚晉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楚靈公二年以諸侯伐吳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

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

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怪不恭順其播於諸侯焉用

之播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

如齊慶封殺其君弱其孤以盟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

殺君非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其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

之子麋而代之盟諸侯三使速殺之七年就章華

臺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公子棄疾遷

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城父縣屬譙郡取州來淮北之田

以益之益許田伍舉授許男而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

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遷方城外人於許

五年許遷於菜園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初楚子之

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及即位

奪遠居田居掩之族焉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

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

其父在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申之會越大

夫戮焉申會在昭四年王奪鬬韋龜中犖韋龜令尹子文又

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境大夫蔓成然故事

蔡公

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

故遠氏之族

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

之族啓鉞大夫嘗壽過作亂

嘗壽過申會所戮者

圍固城克息

舟城而居之

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

晉昭公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有用有鐘鼓不

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

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山有樞詩以刺之

齊景公十二年如晉請伐北燕晉人許之十二月遂

伐北燕明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貌

貌燕境

燕人行成

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敕器請以謝

敕器瑤壅玉積

屬之

公孫皙曰受服而退候釁而動可也

皙齊大夫

二月戊

午盟于濡上

濡水出高縣陽東北至河間鄆縣入易水

燕人歸燕姬

嫁女

侯賂以瑤壅玉積竿耳不克而還

瑤玉也積置也竿耳玉爵

二十

二年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蒲隧

蒲隧徐地也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阪

徐人行成徐子及郟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賂以甲

父之鼎

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

叔孫昭子

曰諸侯之無伯容哉

為小國害

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

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

無亢御

無伯也夫詩曰

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隸

戾定也隸勞也

言周舊為天下宗乃今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

其是之謂乎

陳惠公十年宋衛陳鄭皆火鄭子產禳火宋衛皆如
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不義所以亡

楚平王五年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沈尹戌乃莊王曾孫

楚公諸梁父也昔吾滅州來

在十三年

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

告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
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
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
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遷徙也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平王所以不能霸 九年大夫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

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

無寧寧也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耻

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

華甸公族

也故稱父兄

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

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無惠保

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

患之

患宋以義距

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在鄆十月鄆潰潰之為言上下

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

公既出奔不能改德

簡行居鄆小邑復使潰德亂之不見如此之甚

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晉定公六年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

析羽為旄王者遊幸之所建鄭

弒有之因為之或賤者也繼旌曰旆明日或旆以會今賤人施其旆執以

從會示晉繇是乎失諸侯晉無禮所以

曹伯陽十年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

宮社官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

祖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

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

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

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

背晉以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

黍丘楫丘大成鍾邦梁國下邑縣四明年宋公入曹

以曹伯陽歸

衛莊公元年飲孔慳酒於平陽東都燕縣東重酬之

大夫皆有納焉納財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

慳不欲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孔慳出奔宋

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

太子華奔越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

何何亦無道何太子

燕易王卒燕子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

其相子之為昏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

王復用蘇代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

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

大信子之子之因遣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一作

陵毛又曰其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

陵縣本名厓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繇許繇不受其讓天下之名

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

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

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

天下傳之於益已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

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

之而吏無非太子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

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子之子之南面行

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

國大亂

失禮

夫宅天衷建皇極誕為民紀率繇禮經若乃制度云

為適其會節軌量物采陳之表儀然後百度緝熙庶

功明密所以治政何莫繇斯道不虛行人存則舉嗟

夫胙土命氏體國君民將以寅亮帝功光輔王室然

或功虧為翰業曠象賢滅德立違長傲縱欲徇耳目

之嘗視忽經紀之遠圖謂權衡為可欺以舊坊為無用非獨何見既自取於冥行無耜而耕終靡成於昏作國家之敗於是在焉期示方來用從詮次

魯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

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逆姜氏非禮也凡公嫁文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十八年春桓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始議行事申繻曰

男有家女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女安夫之

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為瀆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

莊公四年秋七月公及齊人狩于禚越竟與齊役者俱狩失禮可知

十年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初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

二十二年冬莊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而圖

二十四年秋哀姜至莊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傳

言大夫唯舉非嘗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非嘗

也非嘗古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唯正月之朔慝未

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日

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曆之嘗也然食于正陽之

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

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是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嘗也失嘗禮也凡夫

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非日月之眚不鼓

青猶災也月侵日為青陰陽逆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非諸侯之事天子

非展義不巡守天子巡狩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

君命不越竟

二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

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中國則否

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閔公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三年喪畢致親死者之至于廟廟之遠主

當遷大禘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

闕時別立廟廟成而告祭又不于太廟故詳書以示

僖公八年秋禘而祭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

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

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殯木如椁塗之日殯

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宋殷後也

二十二年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過還鄭文公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也

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

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闔闔門戊事不

適女器適近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丁丑楚子入享于鄭為鄭所享

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

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

姬以歸二姬又芊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以毒終為禮卒

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

遂霸也

二十三年夏五月宋公茲父卒宋襄公初襄公葬其夫

人醢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為明器

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

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在三年之

外則何譏乎喪娶招逆在四年三年之內不圖婚僖公以十二月

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召納采此四者皆在二年之內故云爾吉禘于

莊公譏然則何為不予祭焉譏據吉禘于莊公譏始不三年大事圖婚俱

從吉禘不復譏三年之恩疾矣疾非虛加之也加責

之以人心為皆有之

以人心為皆有之痛疾不忍娶

以人心為皆有

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

據孝子痛疾吉事皆不當為非獨娶也

娶者大

吉也

合二姓之好傳之于無窮故為大吉

非嘗吉也

與大事異

其為吉者主

于已

主于已身不知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

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于

此焉變矣

變者變動哭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為已圖婚則當變動哭泣矣况乃至子納

幣成

婚哉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

君

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

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所

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日出姜

曰貴聘而賤逆之

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君

而卑之立而廢之

君小君也不以夫人禮迎是卑廢之

棄信而壞其主

在國必亂在家必亡

主內主也

不允宜哉詩云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六月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月

嘗月故闕不告朔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經稱告月傳稱告閏朔明告月必以朔

以正時

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之

時以作事

順事命時

事以厚生

事不失時

則年豐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

以為民

七年春伐邾間晉難也

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

三月取須句寘

文公子焉非禮也

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也絕大皞之祀以與鄰國

版臣故曰非禮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

得嘗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 伐鼓于

社責群陰伐 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 伐鼓

於廟退自 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

所以 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是年秋齊侯公 侵魯西部謂諸侯不能也不能 遂伐

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

已則無禮執工使 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

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

於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
無禮弗在以

宣公三年春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

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取其真者郊不可廢也

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於番有事祭

卒與祭同且畧書有事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釋又祭

乘齊地非魯境故書地 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上之辭魯人

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

其瞽 非禮也

十七年春晉侯頃 使卻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 齊頃

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跋而登府故笑之獻

子出怒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不復渡河而去

成公二年十一月晉侯景公使景朔獻齊捷于周王弗

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淫涵

毀嘗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

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

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

不獻四俘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而不使

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

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各位不達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

齊捷余雖欲于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

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寧不易潘

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七莊伯不能對莊

鞏王使委于三吏委屬也三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

夫吉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

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

六年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鞏戰在

聽于人以救其難而以立武立武繇已非繇人也言

人救難非已功

十七年晉侯田厲公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傳言厲公無道先

婦人而後卿佐

襄公二年夏齊姜薨齊侯

靈公

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宗婦

同姓大夫之婦婦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

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

楚地在汝南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

軍禮不伐

陳人不聽命

襄公

魯大夫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

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

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大夫喪之

悼大夫管平公母杞孝公

姊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徹去也

禮為鄰國闕

禮諸侯絕其故有鄰

國責

二十九年春公在楚楚人使公禚

諸侯有遺使賜禚之禮今楚欲使遺

使之此時

公患之穆叔曰禚殯而禚則布幣卒

先使也

除殯之凶邪而行禚

乃使巫以桃茆先禚殯

茆黍稷

人弗禁既而悔之

禮君臨臣喪凡禚殯故楚悔之

昭公九年晉知悼子卒未葬

悼子晉大夫荀盈

平公飲酒

與羣

臣燕平公

師曠李調侍

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

鼓鐘

樂則也燕

禮賓入門奉肆夏既

獻而樂闋君亦如之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

佐

也杜蕢或

日在寢

燕于寢

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日曠

飲斯又酌日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

出三酌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

不與爾言曩曩也始來入時開爾飲曠何也日子卯

不樂紂以甲子死祭以乙卯亡王者謂知悼子在堂

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

飲調何也日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

疾是以飲之也言調貪酒食藥雙近爾飲何也日蕢

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

放謚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開善杜蕢洗

而揚解舉爵而言也禮揚作騰揚公謂侍者日加我

死則必毋廢斯爵也飲後世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解

之謂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為名畢獻獻實與君

定公元年秋立煬宮煬宮伯禽子立者不宜立者也

十五年春邾子來朝邾子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

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日以禮觀之二人者皆

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

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

朝而皆不度不合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乎

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

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年以邾子益歸傳

丹序元龜列國君部

二十一

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據魯大夫無孟
子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據不稱夫人某氏諱娶同姓

蓋吳女也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大夫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

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子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宋

宗魯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

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

薛武公倣也孝惠娶於商孝公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

桓公始娶文姜比禮也則有若以姜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公卒立之而以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